



从“新绘画”到“新界面” From “New Painting” to “New Interface”

宁佳 Ning Jia

1
何森
企图对一个残缺世界局部的注释
布面油画
200cm x 350cm
1989

2
赵能智
相遇
布面油画
180cm x 150cm
1994

摘要: 本文从“新绘画”的概念出发,总结了“新绘画”发展的三个阶段,并分析了其发展的线索与环境。而后以时间线索,阐述“新绘画”在2000年后图像语言的发展变化。这条线索一直延续至今,也就是当下青年艺术“新界面”的形成,以此分析、阐述笔者关于当代艺术不同阶段的联系、延续、发展的思考。

关键词: 绘画, 青年艺术, 文化精神

Abstract: This article sets out from the concept of “new painting”, summarizes three phas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new painting” and analyzes its clues and setting. Then this article elaborates the evolution of the image language with the thread of time. This clue has continued to this day, when youth art’s “new interface” forms, and by means of this, the author’s reflection on the connection, extension and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art’s different phases is analyzed and expounded.

Keywords: painting, youth art, cultural spirit

一、追溯“新绘画”的历史

2021年3月,由吕澎老师策划的“川美:新绘画的一代”展在四川美术学院美术馆举办,这应该是近30年来,对四川美术学院在20世纪90年代初出现的绘画新趋势的一次重要的总结和介绍的展览。在中国现当代艺术的发展脉络中,四川美术学院“新绘画”概念的出现,大约可以追溯到从1987年开始,以忻海州、郭伟、陈文波、何森、俸正杰、郭晋等为主体师生们。在当时,川美“新绘画”一代与20世纪80年代初伊始的“四川油画”创作上有了一种新的方向:即一种重视个人生存状态,以及尊重现实生活的基本态度;并自觉地将现实体验和自我生存的“物化”作为绘画表现的主题。

在我看来,川美“新绘画”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其一,1987年至1990年属于早期阶段;其二,1990年至1997年是“新绘画”整体崛起的发展时期。此时,对都市生活的关注,对个体化情感的强化及绘画观念的表达都是川美“新生代”的共同特征;其三,1997年后,川美“新生代”进入第三个时期,此时的创作在图像上具有了新的特点,绘画语言日趋平面化和图像化,视觉意象也更为朦胧化和陌生化。

总体来说,川美“新绘画”的创作表现出艺术家注重时代和本土的关系,敏感于自身的文化经验,强调作品的自我反思性。从1997年逐渐走向成熟,到2000年后在国际舞台上的频繁出现,川美“新绘画”一代已经成为中国当代美术界不可或缺的艺术群体,除了前文提到的艺术家外,代表性的艺术家还包括谢南星、张小涛、曹敬平、熊莉钧、沈娜、陈可等。

在回过头来,放置全国范围对比来看,恰是吕澎老师在1992年策划的“广州油画双年展”,当时,许多经历了“85新潮”美术运动的艺术家的作品都采取了“波普艺术”的方式来进行创作。例如,王广义的《大批判——万宝路》在“广州油画双年展”上获得一等奖,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热议。当时展览评审委员会的评语是这样写的:“在《大批判》中,人们熟悉的历史形象与当下流行符号的不可协调、却一目了然的拼接,使纠缠不清的形而上问题悬置起来,艺术家用流行艺术的语言启开了这样一个当代问题:所谓历史,就是与当代生活发生关联的语言提示。”



依据这样从风格的探索角度来看,在1989的“中国现代艺术展”上,以朱小禾、忻海洲、沈小彤等为代表的艺术家则成为了四川美术学院与四川油画界继“新潮美术”之后的现代艺术的开拓者,在语言实践和形式表达上,他们当时的作品都有较强的实验性。

1986年至1988年间,受“新潮美术”的影响,四川美院共举办了三次具有实验性和自发性的“学生自选作品展”。这三次展览涌现出一大批具有探索精神的年轻艺术家,同时,“自选展”不仅反映了“新潮”时期四川美院青年学生对个性自由和对现代艺术的渴求,而且这种开放、自由、多元的展览形式为川美新一代的艺术家提供了展示

早期作品的平台,对而后川美“新绘画”一代人的崛起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市场经济和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迅猛前行,社会的变革引发了文化艺术界对中国都市现代化进程的讨论:首先是都市现代化改变了当下中国的社会生活,推动了传统生活方式向现代的转变;其次,商品的“物化”、单一的现代化带来了种种的负面结果。

应该说,20世纪90年代以后,四川更年轻一代艺术家的崛起代表着图像时代多元化创作格局的形成。正如吕澎老师说过:“新绘画吸收了装置、影像、多媒体、大众传媒等媒介的视觉经验,它们从社会学、历史文



脉、当代现场、像素图像时代、网络、动漫、卡通、流行文化等方面延伸，绘画的边界在打破，绘画以他者的身份重新回到当代艺术的现场了。”

二、“新艺术倾向”的滥觞

2000年后，艺术家们的成长环境，开始伴随着新世纪里文化的扩张与转向，资讯

的辐射与蔓延，图像的泛滥与更新，艺术的膨胀与多元，使得绘画艺术越来越难以绕过全球化、图像化、市场化等等社会图景，越来越难以回避新兴艺术形式的冲击，而不得不面对这次机遇与挑战。甚至包括“科技崇拜”对人的种种“异化”和“迭代的”加剧。

实际上，2001年以后，来自日本的卡通式绘画也对中国画坛产生了冲击。显然，

中国的当代油画必须要以主动的姿态积极地回应这种外来的图像表达观念。另一方面，新世纪伊始，中国社会已快速跨入后现代阶段的影像时代。如前文所述，正是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尤其是公共传媒网络和高科技数码技术的结合，中国社会已进入了一个影像化和图像化的时代。而正是当代艺术内在的文化取向与现实的“图像时代”的有机结合，共同将中国当代架上绘画推入了“图像变革”的洪流之中。但是，和那种表层化的图像描绘不同，四川年轻一代艺术家在对图像的处理上仍继承了四川绘画的人文传统，即重视对个体情感的表现和文化观念的表达，注重作品主题与当代现实生活和切身经验的有机结合。

这种艺术特点在川美“新绘画”艺术家的作品里体现得尤为淋漓尽致。一、他们致力于探索新的图像语言，通过释放自己娴熟的绘画语言突出重围融入了当下社会图景之中。二、画面上呈现各式文化符号的对接，直观地将文化思考平移到了周边生活景观，拷问当下都市人们的现实生存状态，探求当下消费时代那种迷乱的物我关系。三、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不难发掘出一种潜在于美院新生代的动向和表征，由于年龄的某种关系他们对于社会感应有更为敏锐的把握。正是四川美院中坚一代留在这里不断执著于艺术创新的艺术家们，他们在实现自我图像变迁、延伸与创新的同时，也实现了另一个突破。

2010年后，紧跟泛媒体艺术的到来，绘画艺术开始面对是更为严峻的现实。首先绘画艺术变成了一个文化问题，而不再是形态上的问题，他们的发展在于提出问题，而不是局限于形态的变革。

绘画艺术的发展只有超越普遍主义才能在当代语境中生存。长期以来，在中国油画艺术发展过程里，古典主义的写实风格一直被奉为典范。然而当现代社会惊人的前进步伐，已经清楚地表明艺术观念的更新，外延的扩大使得现实状况的发生了巨大转变。中国当代绘画不仅要面对社会现实与生存条件的残酷性，还必须在面对“艺术自律性问题”时如何选择有效的表述方式。

无疑，在这一点上川美的艺术家们很聪明，他们强调绘画作品的手工性，保持各自鲜明的风格特点，同时又服从于一种整体的文化精神。这些艺术家的作品更像是一种具有某种精神向度的绘画，他们寻找的是物质

3
谢南星
旅行手册
布面油画
133.5cm × 88.5cm
2020

4
“弹出——四川美术学院青年艺术家驻留计划 2020—
2021 终期汇报展”
四川美术学院美术馆展览现场



生存压力之下的文化诉求。因此，新的情况是文化诉求是通过消费与不断的再生产进入到每个人的日常行为中来，从而使个人的审美趣味对社会和文化的作用愈来愈有效。所以作为身份特殊的消费者和生产者，艺术家们不但能够消费图像符号，同时也有能力创造图像符号，并使之在文化圈内广泛流通。如注重都市表现与个体表达的艺术家韦嘉、罗丹、朱海、张发志等；如具有卡通绘画元素的熊宇、李继开、陈可、高瑀、熊莉钧、朱海等。

三、“新界面”的形成

2021年6月，笔者策划了“2021四川美术学院青年艺术家驻留计划结题展”。在更为年轻的一代人身上，我看到了一些倾向和很多的可能。这一届的驻留艺术家们，在2020年遭遇了新冠疫情的突袭，开始面临疫情对现实生活的巨大改变与深刻影响，当然也得到了更多向内探索和主动改变，以及自我治愈的时间。关于青年艺术生态的讨论在十年前是一个热点，而在今天关于它的讨论也在明显发生转变。我们常说“青年艺术”实际上有两个重要的意涵：一个是狭义上的青年艺术家的创作；另一个是立足于美术史的叙事，即在不同阶段与发展时期，涌现出的青年艺术现象与艺术思潮。

依据第二个层面的叙述，我发现今天移动端终端的“界面效应”越来越影响到艺术家的创作与思考，基于此本届展览取名“弹出”，该词义本是源于电脑使用时的两种操作现象：一是点击卡顿造成的反应，二是网页端自动推送的结果。前者是在浏览网页时因为系统卡顿时，不断点击，延迟后弹出数个重复的窗口；后者是非主观操作下，网络端依据大数据分析自动弹出消息和推送页面，在屏幕上不断盘旋、或漂浮到屏幕的某一角落。现在看来，这与今天青年艺术家们的“生存策略”“创作经验”以及“技术反思”产生了可以类比且直接的关联。很明显在他们的日常经验中，数字化生活已经在艺术文化层次深入发生交际，如同网页端自动推送那样，不断冲击且留下一段段“刻痕”，逐渐成为当下生活中无法回避的存在。这不仅塑造出视觉图像的世界，同时促成了青年艺术家的创作媒介和创作观念上重大转变。其次，青年艺术家并不是能被充分“聚光”的群体，获得媒体资源与学术关注的过程是逐渐从边缘向中心靠拢的，在这当中恰需要不断地去主动“点击”，要以持续地发生及发声才能获得“弹出”反应的可能。

在创作与生存的双重现实中所产生的应对模式，一方面使得艺术家们开始着眼人与工具相互塑造带来的诘问和反思，另一方面

要想崭露头角，在艺术的“屏幕”上能够不断被显示，首先也需要主动将自己弹出，能够将自己的作品、观念、语言投射到一个可被接受的屏幕上，只有在此前提下，才能探讨弹出的有效性价值。

我常在想，此中现实与互相关联的原因：可能一方面，在于在当下的艺术语境与创作生态中，青年艺术家的创作不仅体现在媒介与形态、方法与观念上的更新，更重要的是从有效现场中显形，正在形成一种悄然向跨领域传播的特征。同时，青年艺术家的创作从个体行为向团队化的行动转向，包括跨边界、跨区域的链接。另一方面，当代艺术已经根植于学院系统之中，包括艺术家的创作方法、阐释逻辑、文本写作等。刚从学院毕业的艺术家的更注重在艺术语言内部的系统实验，而导致在身份建构和创作方法上的某种分离。

青年艺术家们虽然年轻，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求他们在未来一定会塑造出全新的可能，或许我们仅仅需要等待，就像是等待下载过程中那样保持耐心，期待他们的转变和成型……